



月亮 我的眼睛

石成仁

北方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雷 雯 梁春芳
封面设计：姜 录

月亮，我的眼睛
Yueliang Wo de Yanjing
石成仁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地段街179号)

黑龙江省教委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6 · 印张 3 · 字数 80,000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14册

ISBN 7-5317-0245-2/I·246

定价：1.10元

前 言

这册诗集的作者是黑龙江伊春林区的一位盲人青年。他对人间的一切连起码的认识都没有的时候就失明了，那一年他才五岁。但他记得妈妈的眼珠是又圆又黑又亮的；他也记得细细的松针是亲密的一丛丛生活在一起的；他还记得草地里的花朵有红、有黄还有蓝的；还有常常在他梦里飞旋的那只蝴蝶，就是他曾亲眼看见过，趴在篱笆上轻轻扇动翅膀的那一只。

而今他成年了，可是他失去了人生最珍贵的眼睛，他只有用自己的耳朵和心灵沿着儿时朦胧的记忆去认识这色彩斑斓的世界。他执着地追求与探索，寻觅到的有痛苦也有欢乐，但都是他心灵的声音。

目 录

前言	1
觅光	1
你有噙着火的歌	3
老门卫	6
特别快车	7
蓝天下她有一个街口	8
我的快乐	11
站在烈士纪念塔前	14
走在小城的街上	17
唱给锻工	19
我是一湾清水	21
三月风	23
登了望塔	25
给 T	27
不能没有爱	29
帆	
——给G	32
一个夏天	34

纺织女·····	36
一株月季开了·····	39
留影在这里·····	40
彩 照·····	42
我也是一曲琴声·····	43
校 园·····	45
篝 火·····	47
山路上·····	48
教 室·····	50
伞	
——一个盲人的回忆·····	53
星和云·····	55
早 晨·····	56
啊，春风·····	57
我的追求·····	58
峭 壁·····	61
贮木场龙门吊·····	62
到北京·····	63
第一缕春风·····	65
盘 古·····	66
夸 父·····	68
精 卫·····	70
共 工·····	72
女 媧·····	75
献·····	78

小鸟，你在哪里做窝·····	80
蘑 菇·····	82
今晚的天气预报·····	84
春 天·····	85
五十八个盲童和一个夏天·····	86
牵牛花·····	89
秋 千·····	92
那时候·····	94
夜 路·····	96
一幢房子睡得很熟·····	97
冬天的野玫瑰·····	99

觅 光

儿时，曾有一个很红的年代
将我黑色的好奇心
引向了天安门

我以为只要虔诚地和华灯
一同走到摄影机里
从此我的命运上就能照出璀璨的脚印

心愿如同曝光的胶卷
一次又一次不能显影
我不再收藏那张虚得可恨的照片

许久许久如同装在暗盒里的生活
终于拿到阳光下了
然后又交给了风

此刻，我又来了
很想再拍一张
弥补照坏的形象

但用不着了
我的诗行就是底片
醒来的沉思
正在微笑里定影
我还能着上缤纷的色彩

你有噙着火的歌

你是背着你的歌走山路的
你的歌是从你指挥的
一个噙着火的喉咙里涌出来的
声声饱满
句句鲜红
曲曲都是一链
嵌满锐利铁赤的抒情

装到大山里
插上黄昏插上清晨
划着树的年轮旋转而起
播放给蓝天瑞雪
也演唱给
秋叶金黄
春草青青
你的歌里撒落下来的
细碎棱角
也是还能磨出火的星星

这支歌

从鲁班滴血的手指间长出之后
一直唱着
笨拙拖沓和古老
伸到你的身旁
才唱出
精巧简捷和年轻

啊！你是油锯手
你在指挥噙着火唱出来的歌
你的歌越热烈
你越沉默
每次卸了幕
你也会欣赏几段
关牧村和苏小明

啊！你是油锯手
你在指挥噙着火唱出来的歌
你的歌只有一个调门儿
总是呜呜刺耳地嚷叫
也许连你自己听来也不惬意
你却指挥得严谨热情、庄重
你知道你指挥出一身疲劳
山上就卸掉一份重负
山里就消逝一缕清贫
山外就立起一片繁荣

于是，你的歌
总是从火里向上飞升

老 门 卫

仿佛一棵青松舒展着绿叶，
笑对着沸腾而欢乐的岁月，
开门拥围一天喧闹的晨光，
上锁守卫厂区安宁的夜。

仿佛一条诚实的弧线，
终年在大山的脚下盘着，
清晨迎四溢的松香入门，
傍晚送一路远去的列车。

他粗拉拉的言谈象一沟浅水，
他慢悠悠的举止象一条深壑。

一壶热腾腾的浓茶，
盛满他晚年的幸福和欢乐；
一间小屋跳动着一颗火热的心，
一间小屋尽收了山河的辽阔。

特 别 快 车

深秋沿着我的鬓角奔驰在窗上
奔驰在金黄和蔚蓝的思索里
开进成熟了，并不意味着天真的结束
特别快车上也拥挤着参差的旅途

风的抒情在平原持续着
波浪是一些间奏
海藏在了白色的羽翼后边

蓝天下她有一个街口

大概从前她就不曾风流过，
不然她不会这么孤独；
至少在这世界上已经不乏风流的时候，
她好象早就成了可有可无。
大概从前她就不是富有的，
不然她不会这么清苦；
可是在这世界上不乏财富的时候，
属于她的又实在不多了——

除了一间独居的泥屋，
她好象再就只能把时光
安放在蓝天下的一个街口。
大概从前她就没有过甜蜜的经历，
不然她不会在清明在中秋
坐在街口
依然滴不下怀乡怀人的泪珠。
她又并非一尊雕塑。

酷暑充塞了街口
她的身边也有一把遮阳伞，

那伞是很旧很旧的，
旧得简直不宜再出现于街头。
好在她似乎也不是拿它遮阳的
偶尔才撑开一下
也撑得姑娘般灵巧。
姑娘般时髦和讲究。
那都是在某个浪漫的年轻人
向她问起身世的时候。
她又毕竟很清楚，
从年岁里她再也拿不出
柔美的声音，悦目的容颜，
去增加小货摊的销路。
她远离了热闹的集市。

冷清的街口，
摆上瓜籽、松籽、葵花籽，
凭着诚实的秤盘，
不会克扣一缸一碗，
安详地护送着日落，
从容地迎候着日出。
哪怕亲切地打发走几个孩子，
一双昏花的老眼，
也会忽闪许久许久
忽闪着从前不敢有的不满，
也忽闪着从前没有过的满足。

啊！她是一个年过八旬的老奶奶了，
好象不该再有什么追求，
什么最新的追求，
但，蓝天下她有一个街口，
一个艰辛的街口，
她就不肯躲进坟墓去享受。
这就会使多少绝望的昏倒，
红着脸拾回绿色的脚步。
这也许会比慷慨激昂的讲演
更能把人鼓舞。
她坐在街口，
不是风流倒更能激励风流。

我的快乐

我没有时髦的衣着，
我没有考究的住所，
我没有精良的饮食——
人说我没有丝毫的快乐。

我有一个高得出奇的额头，
我有两个深得可怕的眼窝，
我的眸子是两颗没有神经的玻璃球——
人说我是一副猿人的轮廓。

孤独和我一起坠入摇篮，
失意伴我打发着岁月，
艰难和我形影不离——
人说我处在被遗忘的角落。

错了！我不是一贫如洗的乞丐，
昨天的阿Q也并不是我；
时代是春天我就是绿叶，
生活是蓝天我就是明月。